

蒙福之路

The Pathway of Blessing

By Hans R. Waldvogel

吳老牧師

在現今這些日子中，是什麼原因導致耶穌基督的同在那樣被彰顯出來呢？就是順服。屬神的百姓進入順服的生活，神就把聖靈賜給那順從之人。

「你要聽、要想、要側耳而聽」（詩四十五：10），當我們思想要順服主的命令時，是何等的有福。舉例來說，有時我們把一些命令擺在一邊，以為不重要，如「靠主常喜樂」，然而，這却是「神在基督耶穌裏面向你們所定的旨意」（帖前五：18），人們常策劃各種的方法討主喜悅。如同人們不再帶領帶，而在衣領上改裝鈎狀扣子，或照他們自己的意思做一些外在的事，而不去順服主的一個簡單的命令。神要祂的百姓喜樂，祂說：「你們悲哀的日子也完畢了」，祂將喜樂油賜給心靈憂傷之人，「抬起頭來，榮耀的王將要進來」，這些都是耶穌基督真實的命令。

然而我們却常常不順服！你曾經發怒過，不高興或對任何事都灰心，你會否為此悔改呢？當你因此而不順服（不悔改），你就是順肉體而行，容讓仇敵進入你心，當你如此行時，甚至就是讓仇敵進入你的身體。

「喜樂的心，乃是良藥」，世上最聰明的人，所羅門曾這樣說過，一個好的醫生也同樣知道快樂和健康之間的關係。那些有了神的命令又遵守的，將會有一位從天而來的訪客。祂所說的話就是「醫全體的良藥」（參箴四：20-22）。也許沒有一條命令能帶給你身體的健康像這一條：「你們要靠主常常喜樂，我再說，你們要喜樂」——當你順服時。

你知道真智慧是在於遵守神的誠命嗎？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你覺得那樣的話是對別人而不是對你嗎？如果我敬畏神，就不會相信魔鬼的謊言而尊榮祂。如果我容讓自己憂慮，不滿意，有不高興的意向，或批評論斷，或任何像這類的黑暗的事情進入我心，其實就是這麼做了。我不應該讓這些進入心中，因為我的心是最偉大、光明、榮耀之王——主耶穌基督——的國度。哦！那是何等奇妙的國度！是公義、和平並喜樂的國度——這喜樂，不像這世上會漸褪色的快樂，而是祂的喜樂，聖靈中的喜樂。祂要我讓祂掌權。這是我的責任就是讓祂成為我的選擇。我們所要做的就是把自己的肢體當作義的器具獻給神。當我這樣做時，祂就掌權了。祂要求我們全身體獻上，祂要我們全身獻上做什麼呢？因為祂要祂的殿充滿了祂同在的榮光。

當主說，「凡所行的，都不要發怨言，起爭論」（腓二：14）是什麼意思呢？為什麼在同一封書信中那麼多次告訴我們關於要在主裏喜樂？如果我是至高神的僕

人，祂所要求於我的，無論是服事、勞力、爭戰或受苦，無一不是為著神的榮耀。我做任何的事都是藉著神兒子的信，同時祂裝備我使我做的時候不發怨言、起爭論。我們將會希奇有多少次藉著發怨言，我們將失敗請進心中。我不敢向這些魔鬼的工作讓步，因為這等於讓仇敵在我的生活和服事中有地位。因此，「凡所行的都不要發怨言、起爭論，使你們無可指摘、誠實無偽，在這彎曲悖謬的世代，作神無瑕疵的兒女，你們顯在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腓二：14、15）。

除非耶穌已經照進你的心中，以祂的榮光如洪水般充滿你，否則你無法為祂發光。你是否已發現你的身體是聖靈的器具？我們都在五旬節的信仰中，應該都已發現了。比方說，當你做見證，禱告和在聖靈中傳道時，神就使用你每一個肢體並佔有它。神的生命藉著你每一個肢體湧流出來。被聖靈充滿就是我讓耶穌基督得著這身體，有一個方法可以讓祂得著就是藉著常常喜樂。如果你的眼睛專注於主，祂就使人全身充滿光明（參太六：22）。

當我受了聖靈浸且學習關於靠主喜樂後，有一次主對我說，「你的身體充滿了光明」，我知道，因為我以前裏面充滿了黑暗。肉體的作為在我身體中有了住處。你不能把靈、魂、體分開來。這個身體與你的靈與魂同樣被贖。雖然這是我們卑微的身體，但神仍作工使其成為新的，一座神的會幕，而不是用人手所造的。這個舊的身體既已被釘十字架，所以新的就成形了。當你得罪你的身子，且容讓黑暗

來掌權，你就是玷污 神的殿了。 神說：「若有人毀壞 神的殿， 神必要毀壞那人。」（林前_三：17），如果我每次都讓這些黑暗的事偷著進來，我就是玷污了神的殿了，我「不敢」這麼做！所以，對你，對我，常常喜樂是多麼重要。

注意耶穌所說的，「這些事我已經對你們說了，是要叫我的喜樂，存在你們心裏，並叫你們的喜樂可以滿足。」（約_{十五}：11），哦！何等奇妙的呼召：祂的喜樂存在我們心裏。

主耶穌基督的喜樂是不會因魔鬼的陰謀和詭計而黯淡下來，它只會因著不信和順從肉體而黯淡。有多少時候，我們却是如此做啊！當事情不是照我們的方式時，我們的嘴角就撇下來，你知道嗎，當你如此時表示你的心有些不對了。你對耶穌的奉獻出了問題。主的喜樂會表現在你的臉上。甚至它會使你的身體發光。但不只如此，主耶穌的同在會設立在你裏面。這就是那些靠主常常喜樂的人的結果。喜樂與操練與 神同在有緊密的關係，你不能把兩者分開，如果我們操練與 神同在，將會經歷祂的應許，「在你面前有滿足的喜樂。」（詩_{十六}：11）

這個世界多麼需要 神的喜樂使者，光明的器皿——榮耀的器皿！但如讓魔鬼玷污你的身體，立刻就有事要發生，死亡會進來。但是主的喜樂是良藥。如果我們要讓主的喜樂成爲我們的力量，我們要更多爲我們的身體禱告。有許多許多人，當他們讚美 神時，他們的身體就得了醫治。

「你這睡著的人，當醒過來」（弗_五：14）對什麼醒過來呢？對耶穌奇妙的同在。你會對此甦醒過來嗎？需要聖靈來蘇醒我們。然後主說：「你們要醒悟爲善」（英文譯本此字譯作「義」），不要犯罪」（林前_{十五}：34）如果你發覺自己正沉入一種沮喪的陰影時，要記得這就是向那要毀滅你的魔鬼投降。不要這樣做。你這睡著的人要醒過來，從死裏起來，基督會賜你光。從前我們死在過犯罪惡之中，但是，感謝 神，祂叫我們與基督一同活過來，又叫我們與基督一同復活，一同坐在天上。但是，注意聽，接著就有一場爭戰了。

進入五旬節信仰時，感謝 神，祂領我使我接觸到一些有極大喜樂的人。那時，我正彈著我那走調的、憂傷的琴，與他們格格不入，直到我學習在聖靈裏喜樂。當我能單獨時，我就到會堂，一天走來走去大聲讚美 神十五分鐘，雖然我覺得我的脖子好像被吊起來似的那麼僵硬。但是我還是如此做。雖然我覺得我的雙手好像火腿那麼重，我還是舉起來，且舉得高高的。還沒有過多久，有一天奇妙的事就發生了。 神的榮耀漫過我全人。基督照耀著我。魔鬼逃跑了。自此以後，我整個的生命被改變。當保羅和西拉唱歌讚美 神時，就發生地震，鬆開捆綁，使被囚的得自由。當你我學習在半夜唱歌讚美 神時，當你讓自己降服於 神的靈和 神的喜樂時，將會有地震來到，鬆開你一切鎖鍊，哈利路亞！

信心無可比擬的運作

滕慕理
M. C. Tenney

使徒行傳二十七章9-25節是一段相當奇特的經文。你剛讀它時，看起來似乎只是個精彩動人的故事，其實它尚有更豐富的意義。

這段經文對聖保羅的旅程與所遇船難有相當詳細的敘述。其作者是個觀察敏銳的人，他是個醫生，且顯然受過科學訓練，也因此他能觀察入微。有人說過是古代文學中所能找到的對古代行船所作最好的敘述；作者知道他在描述什麼，因為他本身在其中。從他的描述，你會看見那暴風的可怕、旅客的驚懼、船所遇見的危難、以及抓住那些人的緊張氣氛。他生動地將人帶入當時的情境中。

可是，爲何要記述這件事呢？它一點也不是神學上的論題，爲何使徒行傳的作者在這本主要記述教會的成長、傳揚真道、與基督徒個別經驗的書中，用一整章來寫到船難？

我想其重要性在於它很完滿地說明了信心在一個獻身基督徒生活中的地位，它說明了有信心的生活將從信心得著什麼。請看，在這裡有個人，他不是船長，不是專業的航海家，却因相信 神而拯救了同船二百七十六人，包括他自己。這是信心無可比擬的運作，被編寫在此。當他說：「我相信 神」時，他正在給我們一把鑰匙，使我們能進入信靠、堅固與信心當中，使我們堅心信靠 神而不動搖。

我們來看看這段經文說些什麼：首先請注意他在何處說這些話——不是在禱告

會的氣氛中說的；我並不懷疑許多人會在船上禱告，而且可能向許多神禱告，但這裡所記原來並非一個禱告會。這些話不是在安靜的客廳所講發生過的故事，也不是在課堂上有學術氣氛的講論，又客觀又超然。不，這些話乃是在一艘被東北方來的暴風催逼著，似乎即將遇難沉於地中海底，桅桿折斷、甲板劇烈搖擺的船上說的。

那時代的船是脆弱的，它們不是用鋼板、以金屬焊接、整齊接合的船板、以及橡皮等製造成的；它們乃用木板重疊，以銅釘釘合，一但遇見壓力，就有可能裂開，海水就湧了進來。今天地中海岸仍沉有古代船隻遇暴風而擱淺的殘骸，考古學家從其中打撈它們所裝載的貨物，你可以在國家地理雜誌上找到有關資料。

現在這艘船正在暴風範圍內，它如何得救呢？船上的二百七十六人唯一可見的命運乃是葬身海龍王的貯藏室中！船長面臨損失船隻的威脅，當然對其駕船術而言也是個羞恥的記錄；他即使回得了家也可能不敢面對船東，他如何解釋他被原可避免的暴風破壞了船隻呢？

船上所裝載貨物的物主可能即將面臨財務危機，即使他從這海難逃脫了，他也將面臨債務的困難，且無力償還。那位負責將這些囚犯運送去羅馬的百夫長，即使能逃脫存活，他可能將報告說，許多囚犯都逃走了，他僅以身免，他的長官將對他說：「好啊，你必須負這責任，你將以命來償還。」整個情況看起來完全是絕望的，那天早晨在船上每一個人——除了一位例外——唯一能期待的只是溺斃的命運了

。但那時那個人站出來了。

請注意所發生的事：當他們來到革哩底南邊的一個港口時，保羅對百夫長說：「你不該再往前行了，這季節會有的暴風已迫近了；倘若我們離開這個港口，很可能會遇見巨風，而不再能靠岸了。你應該留在這裡。」

船長是個有經驗的航海家，他說：「嗯，可能我們會逢上還不錯的氣候，倘若能抵達下一個港口會好多了，讓我們走吧！」就這樣，當南風微起，他們起了錨沿革哩底南岸，駛往下一個港口。

在那種緯度下，通常秋天會突然吹起東北風。革哩底島的邊岸乃是從海裡伸上來的山峯，當風吹在島的邊岸時，其效力就如同你對著茶杯邊緣吹氣一般。你試過嗎？倒滿一杯水，然後對著邊緣用力吹氣，會有不少水濺到你眼裡。因為當你吹向邊緣時，你的氣就轉向下方，而將水往你臉上濺來。

這就是當東北風吹過革哩底邊緣的山上，風又下落撞在船上的光景（譯註：如同台灣南端有名的「落山風」），如同閃電一般，海浪翻騰起來，於是他們必須航向大海，免得撞在岸邊的岩石上。但暴風吹、吹、吹，不停地吹來，並不像雷電中的暴風一般，半小時後就不見踪影；這暴風持續了兩週！

那時代的船員必須按星象來定方位，他們沒有地圖或羅盤，他們必須猜測方位。當他們看得見陸地時，就可以沿海岸走；但現在風將他們帶離岸邊，他們也看不

見可以引路的星辰，他們還能做什麼呢？他們唯一能做的乃是在風中行駛，期盼不要駛到北非岸邊，因那兒的流沙會扯住船底，將他們帶入海底深處。他們都怕得僵住了，船長也渾身戰慄，連百夫長也勇氣全消，船主則絞著他的手一籌莫展，因擺在前面的顯然是場大災難。

現在，那位曾警告他們留在港口內的人站起來了，他說：「我相信神。」你曾否聽過這麼荒謬的事？在那樣的暴風中間，他對神的信心又能做什麼呢？這是大自然無比的能力，我們能奈何它嗎？

也許你可以改變一些你生活中的環境，但你不能叫佈滿雷電的厚雲不要降雨在你身上，你不能叫風停止，那些力量根本不會理睬你。如果你站在甲板上說：「衆位可以放心。」可能會激怒衆人想丟磚塊在你身上。在這種光景中還能放心？「我想做什麼？嘲弄我們？不可能的！」所以他們都陷入絕望深淵，說：「一切都完了，我們死定了！」

這裡你可以看見信心真實典範，他不是信靠自己，不是信靠船，船是會漏水的；他也不是信靠掌舵的船長，他的判斷全錯了；他也不信靠百夫長，他所代表的羅馬一切權勢這時也救不了他。這個人所信靠的，乃是那位看不見的神，只有在神裡面才是我們唯一的避難所。

那麼，信心是什麼呢？我們必須先給它一個定義，因大多數神學詞語都有定義；但它們是相當抽象的，對我們意義不大。我們必須將它們實體化：信心最主要的

意義乃是信靠。

有時我在夜間聽新聞，中間常插播廣告。有人廣告一種面霜，會使我美麗動人，另一人廣告一種可以用五百年的汽車輪胎，還有一人廣告一種富含維生素的食物，如果我吃了就會回復年輕。他們都強調其產品的超絕。也許有時他們說的是實話，而你又正需要那樣日用品，你會說：「嗯，也許我可以試一試。」你為何如此做？因為你信靠說那些話的人。不管你的信靠是否放錯地方了，但至少你信靠那人。這就是信心。每次你買廣告的產品，乃是將信心放在那廣告上。

當神說話時，你可以信靠祂。這位說「我相信神」的人曾與神說過話，他傾聽神，他知道神所說的，所以他的信心乃是一種信靠。

關於信心的第二方面，乃是去運作、實行某人的話。也許明早你會去超級市場買奶油、或別的東西，當你結帳時，櫃台小姐告訴你一共是二十二元一毛七。你會做什麼呢？你從口袋中取出一張二十元鈔票，和一張五元鈔票給他。你給她的是什麼呢？只不過一張印著綠色油墨的紙罷了。櫃台小姐收下那兩張紙，然後將一大堆貨品交給你。她為何用那些貨品換你兩張紙呢？因為那張紙上頭有應許，是美國政府所保證的，那張紙有二十元的價值，其後盾乃美國的財富。

因為絕對信靠美國的財富，她取了那二十元鈔票，將貨品給你，然後你們兩人都不再操心此事了。為什麼呢？因你信靠政府的話。倘若你不信靠政府所說的話，

那麼今天通貨膨脹將比目前的光景更糟；但每次你用現金付款，或接受現金，都是在運作對美國政府的信心。而既然你能信靠美國政府，就更能對神有信心了；祂比這個政府更早就在這裡了，祂也會停留在此比這個政府更久。

然而信心還有另外的意義，它不只是表達信靠而已，信心也是個獻身。我記得我首次搭飛機時有些緊張，我從未搭過這種玩意兒，也不知道是什麼味道，但我畢竟搭上去。如果有人問我：「你是否相信飛機能搭載人？」我會回答：「當然啦，我看見人走進去，又走出來，我也看見飛機載著人飛走。」

「你相信飛機能飛上高空？」

「當然，我完全相信。」

「那麼，你會去搭飛機嗎？」

我如果回答：「不。」那麼我真的相信嗎？不。無論你說你的心如何確信一件事，無論你如何在理論上接受一件事為真理，你仍不算真實相信，除非你獻身，將自己交出去。同樣的，你不算是相信主耶穌基督，除非你向祂獻身。

相信基督不只是接受祂是個好人，或同意祂是一千九百多年前真實存在過的人物，或接受傳道人所說有關祂的事都是真的。這些都是好的，是必須的，但這還不算相信祂，除非你向祂獻身；就如同你上了飛機才是真的相信飛機。

在這個故事裡，有一個人已經獻身，他的基督徒生命始於向神獻身，而那正

是信心萌芽之處。

什麼能激發信心呢？你說：有信心很好，但我怎樣得著信心呢？保羅如何得著信心？答案之一是——經驗。若你去讀林後十二章，你會發現這次船難之前，保羅已經歷過三次船壞，他說他「一晝一夜在深海裡」，他是在危難中操練信心。

一個獻身的人所遭遇的危難，會使他的信心增長。當神拯救我們時，祂並未告訴我們可以免除一切試煉，祂從未應許我們不會遇見難處。事實上，反而是清楚保證我們會遇見；即使祂不這樣保證，至少仇敵魔鬼也會這樣向我們保證。但神也向我們保證祂將伴隨我們度過這些苦難。我猜想當保羅站在那艘船的甲板上時，他說：「主啊，我曾經驗過海難；我並不曉得現在祢要做什麼，但我知道祢要救我度過這次災難。」在這次遭遇中，他得著一些特別的指示。

這幫助我來到信心另一個源頭，經歷幫助我們得著信心並在信心上增長，但啓示才是信心真實的源頭，因為只有當你得著啓示，你才能度過你所經歷的事。神對我們說：「我要看著你度過這個。」

當然 神不一定會對我們說與對保羅所說一樣的話。保羅說：「我所屬所事奉的神，祂的使者昨夜站在我旁邊。」這是一個特別的急難，在那船上度過兩個禮拜！兩週之久斷了糧食！兩週之久不見日頭露臉！兩週之久懸望著！兩週之久唯一等在前頭的是船難！我想當時他一定會覺得不容易，當他站在甲板上對眾人說話時

，他一定知道他做得不錯，因為他兩個膝蓋在替他鼓掌！但神已對他說話，他說：「我信靠祂的話，不管外面看起來如何，神的應許是好的，我要持守住。」因此他極其平靜地站在那裡說：「現在衆位可以放心。」

「在這種光景中可以放心？」

「是的，可以放心，因為我所屬所事奉的神，祂的使者昨夜站在我旁邊。」我想起我辦公室桌上有一句座右銘說：「神比我遇見的任何問題還大。」祂真是！在這事件中，保羅所得啓示是：「我比你的難處大，看著我，不要看難處；接受我的話，而不是環境；信靠我。」

現在你必須做一些事。神從不會說：「信靠我」之後，却不做任何預備；不，祂對保羅說：「你現在安全了。」

除了經歷與啓示外，有第三件事，就是神的目的。神決不會無緣無故帶你到這世界來，神不只是用一些裝飾品來點綴這個宇宙；神為每個生命皆有祂的目的。當你得救時，祂立刻呼召你為祂做一些事。無論那是什麼，無論你是個傳道人或水電工，是律師或講師，你在工廠工作或坐在辦公桌邊上班，神對你一生皆有祂的目的，祂會帶領你走向這目的，直到成全。神絕不會使祂的目的失敗。

我記得多年前，我在讀中學時，曾有白喉流行，一位住在我們家的女士明顯得了此病，醫生來了，診治之後說：「現在你們大家最好都接受預防注射。」我們同

意了，我父親接受了注射，唯一帶來的麻煩是一個紅斑點，以及不舒服一會兒。然後是我，而下一件事我知道的乃是我離開了世界（醫生不知道我對所注射的血清過敏），就好像他們將毒藥注射進我體內一般。我還看得見我父親的臉，他一臉驚恐，那麼絕望痛苦，因他看出我的生命正在逝去。我記得當時的情況，就如同關掉電視，畫面逐漸轉黑，至終消逝一般，這正是我所感覺到的。

顯然 神還有事要我，我仍記得那一瞬間一節詩篇如何臨到我，信不信由你，我記起來的經文是：「我必不至死，仍要存活，並要傳揚耶和華的作為。」（詩一一八：17）我不需要告訴你我並未死去，在我餘生中這件事一直未被遺忘，每次當我走到生命的十字路口時，總能看見 神的目的。再下去是什麼呢？就如我今早對 神說的：「神啊，什麼是祢下一個目的？接下去祢要為我成就什麼？當祢帶我通過目前的光景，我就沒什麼掛慮了，祢的目的已設定，我要前往下一站了。」

保羅有個目的，祂呼召他成為外邦宣教士，祂說：「我要差你遠遠的往外邦人那裡去。」在外邦人中間什麼是中心據點？——羅馬！使徒行傳十九章記載保羅在以弗所傳道，然後他說：「現在亞西亞已傳過福音，我也必須往羅馬去看看。（徒十九：21）很有趣的是：那裡的「必須」與「你必定站在該撒面前」（徒二十七：24）的「必定」在希臘文中是同一字。在那兒，「必須」非指個人的責任，乃是表明其必然性。就如同我告訴你三角形必然有三個邊，而不是說它有責任去發展出三個邊來。

當 神說：「必須」，或「必定」時，祂的意思是：「你的生命必須如此如此……，才能完全。」保羅說：「我必須往羅馬去看看。」他乃是接受 神的目的和道路，「你必定站在該撒面前」在 神的目的中，船難是小事，其結果才是重要的。當一個人活在對 神眷顧的經歷、祂應許的啓示、與對祂目的的認識中時，他就能確信他的一生不會終止於災難中，除非他的工作完成了，否則他死不了！

這故事的另一方面是講到信心的勇氣。看看那天站在甲板上的那人，他不是個老練的水手，雖然他經常搭船旅行，一定學了不少航海知識，但他仍然不是個職業航海家。我想他懂不少，但駕駛那艘船不是他的事，那是船長的事，他很明白這點。那麼，是什麼使他有勇氣站起來，告訴船長該做什麼？那似乎有些班門弄斧了。但當時需要一個領袖，所以這人站了起來，他因著心中的確信而站起來。「神已告訴我我將去羅馬，不管是否有船難，我總是會到那兒。 神的使者告訴我會有另一艘船帶我去。」

換句話說，當 神拯救了一個人，將祂的目的放在他裡面時，祂必然將一些人帶給他。每個生命都具有影響力，不論直接或間接； 神在你身上做的，將影響成百的人，至少是成打的人。保羅因著心中的確信而有勇氣站出來，他說：「我的目的必然要成全。」他也必在那甲板上宣告此事， 神賜他的確信帶來勇氣，使他能忍受危險。是 神供應勇氣；當你在執行祂的差使而遇見危難時，祂能賜你勇氣去

面對你不敢想像你能面對的事。然後祂賜下站出來作領袖的勇氣。

我們聽過許多有關領袖職分的事，領袖職分並非藉十週「如何邁向成功」的課程來造成。領袖職分乃是來自一個人的內在，而非來自外在事物。這就像美貌一般，有些人的美貌——或自以為的美貌——來自一個瓶子（化妝品），有些人則得自神。同樣的，有些人藉一本書來作領袖，有些人則靠神作領袖。保羅作領袖來自神，有信心的人有時被要求去做那不可能的事，他這麼做是因他的不足與神的全能聯結了。一切都在乎這聯結，當我們在信心中來到祂面前時，神就賜下一個新的聯結。

那天發生在甲板上的就是這麼一回事，這帶來什麼結果呢？請留意保羅所給的勸告；這位信心之士成爲一個通達有見識的人。

信心並不意味著我們那麼思念天上的事，以致在地上一無是處。有真實信心的人，乃是一位有技巧且能充分利用神所賜智慧的人。所以保羅在甲板上最先說的話是：「你們必須喫些東西。」兩週之久他們沒有喫什麼，我想人很難在一艘搖擺於地中海灌了半船水的船上作飯。那時代他們通常用一個小沙盒作火爐來煮東西，但在暴風中，即使你能點著它，火苗也會飄散。所以現在他說：「讓我們來喫點東西。」也許他們有一些被水泡得半濕的餅乾，但他鼓勵每一個人喫一點，好面對前面要做的事。

在半夜水手們要弄清楚他們在哪，最先他們發現水深有十二丈，後來有九丈，

再來可能只剩六丈，他們知道已靠近岸邊，不久就能聽見岸邊的浪濤聲，但他們看不見什麼，所以他們「從船尾拋下四個錨，盼望天亮。」那晚，風浪從後襲來，撞擊船身，你可以想像他們緊張的情緒。他們拋下船錨，現在船穩住了，但他們不敢啓錨前行，恐怕撞在岸邊岩石上。

然後黎明來到了，他們往外一看，海岸正在眼前，波浪底下似乎是個海灣，他們說：「如果我們能駛進那海灣，就會進入平靜的港口裡，那就安全了。」於是他們砍斷繫錨的纜索，趁風駛入。在此之前，保羅注意到水手們將小船放進海裡，想棄大船逃命，他就說：「這些人若不等在船上，我們必不能得救。」於是兵丁砍斷小船的繩子，由它飄去。他們同處困境，應當團結在一起。但當他們駛入海灣，船撞著沙岸，船頭膠住不動。你知道如果你從一艘小划船後頭推它一下，它會前行，而不會損壞，因前進使你加與它的衝量抵消了。但倘若船頭膠住不動，你猛擊其後方，船尾就會凹進去。這艘船就是如此，船尾被浪的猛力衝壞，船開始解體。他們都必須跳水泅到岸邊逃生，這裡記著：「他們有的用板子，有的游泳，二百七十六人都到達岸上。」

上岸後，發生什麼事呢？他們生了火烤乾身上衣服，島上的居民又對他們有非常的情分。路加在此暗示了他本人的國籍，因他說那些人是一「土人」。這裡的土人並非指那些會剝你頭皮，將你放在鍋裡煮的野蠻人，乃是指他們不說希臘話。他

們說另一種語言，他們是外國人，但他們很友善。

最後請注意信心的果效。首先，信心影響了那些在絕望中的人放下一顆懸著的心！在22、25、36節中，三次提到「放心」。沒有比一個信賴神的人更能影響別人，使他們放心了。他平靜那些在愁煩中的人，他緩和了他們的痛苦，他放鬆了他們的緊張，他帶來他們所需要的領袖魅力。當你有這種信心時，人們會跟隨你。他使船上的人都放心了；其次，現在安全了。那信心將二百七十六人帶上岸邊，得著安全。許多人的安全是靠賴你我的信心；當神運行在我們身上時，祂能藉著我們將拯救與釋放帶給有需要的人。

最後請留意：這件事向二百七十六人見證有一位神，祂的能力大過風暴。我常常思想保羅對那艘船上衆人的影響有否使他們歸向基督；我不知道，路加沒有任何記錄。但我知道他們不可能不因保羅的信心、勇氣、與領導而大受感動，這裡有一個人敢於信靠神，不但爲他自己，也爲一切衆人。

我們活在一個混亂的世代，這世界如同毀壞的船，無論在屬靈上、道德上、政治上、經濟上皆如此。我們處在佈滿衝突危機的時代中，就我所看，今天人類只有一個希望，就是那些對神有信心的人所會帶來的希望。我不是指那些只宣稱「我相信神」的人，當然這樣宣告是好的；但我指的是真正在有需要時能抓住神，並有勇氣站出來而帶出結果的信心。我不知道你我應該在這世界上站在什麼位置；我

很懷疑保羅在開始這次旅程時就已知道他將成爲拯救二百七十六條生命的器皿，但因他信靠神，所以他能在危難時站出來宣稱：「我相信神」，且成功地證實這件事。

今天早上你所擁有的是何種信心？也許你一點信心也沒有，也許你在生活的洪流中說：「嗯，我想事情到頭來都會變好的。」但通常它並不會如此。我們需要一些比這種樂觀態度更進一步的東西，我們必須對那位我們所認識的神有個別的信靠。

這人擁有對神的信心，並非單因著他得著有關於神的教導。從他年幼，他就認識宇宙真神的統治；也並不單因著他有經歷，因爲我們中間有些人也有得拯救的經歷，却沒有多少信心。

他對神有信心，乃因他在生活中與神同行，與祂同住，他認識並擁有一切神要賜給他的，所以他能說：「我對那位造我、拯救我、並爲祂的目的差遣我的神，有不能動搖的信心。」

那種植基於生命的目的、經歷、與啓示的信心，乃是一種得救的信心，不但帶來赦罪，也帶來安全與盼望。它帶來結果子的生命，能榮耀神、討祂喜悅，並使耶穌基督對那些不認識祂的人顯爲真實。

這是否你所擁有的信心？我相信你將擁有它，我也相信當你我面對生命中的危機，以及其中無可避免之苦難時，我們能像這個人一般，站起來說：「我相信神，祂掌權居首位。」

可拉的後裔

施蘭德

Fred W. Schelander

詩篇有十一篇的標題是「可拉的後裔」，誰是可拉的後裔？為何這些詩篇作者會如此稱呼自己呢？可拉是摩西的遠房親戚，他們同屬於利未支派哥轄族，這是可拉之所以會背叛摩西的原因之一，比起一些陌生人來講，人較容易對那跟自己相近，或是那些我們認為應與我們同等之人的高昇產生嫉妒心理。他的背叛是對摩西的權柄在四十年曠野生涯中最嚴重的挑戰。一千五百年之後，猶大書信獨獨提出此事（猶大書十一節）。我們也在民數記十六章唸到可拉首要的召集人是大坍和亞比蘭，流便支派的領袖們，但他也徵募了他自己支派中的兩百五十人，在新譯本裏把他對摩西和亞倫說的話譯作：「你們爲自己取得太多，會衆的每一份子都是聖潔的：爲何你們設立自己高過耶和華的會衆呢？」

神對付那些背叛的人是很嚴厲的，有火「從耶和華那裏出來」燒滅了可拉和他一黨的人，當他們企圖要在帳幕前燒香的時候。地開了口把整個大坍和亞比蘭並他們的家屬都吞下去了。如此就成了一個警戒，但在民數記二十六章11節加了一個有意義的短評：「然而可拉的衆子（孩子們）沒有死亡。」

讓我們來看看可拉的某些後裔，我們可以永不再聽到他們的名字（他們可以不生在地上），然而因著神慈悲的作爲，我們最知道的是撒母耳（歷上六：32-38

），他是一個最偉大最好的士師，最真實最忠心的先知，同時是先知學校的創辦人。他也是在「神手下」製作「以色列頭兩位君王的人。他的職事是耐久且屬靈的，我們甚至知道他敬虔的雙親，以利加拿和哈拿。

撒母耳的兩個兒子雖沒有他的才幹，可是他的孫子希幔（約珥——他的長子的兒子）補了那不足之處。撒母耳必須經常旅行，在以色列中作審判，沒有什麼時間和他的家庭在一起，這或許是他兒子們不成器的原因，然而當掃羅接掌王國的統治權之後，撒母耳退休了，有較多空閒的時間，我們可以想像老人家用很長的時間跟小孫子一起散步，教導他以色列的歷史，陳述他自己的經歷，灌輸他對神的愛以及對以色列的忠誠。

當大衛被放逐到洗革拉時，在那些下到他那兒的勇士之中，有五位可拉的後裔被列名（歷上十二：6）他們是以利加拿、耶西亞、亞薩列、約以謝、雅朔班。他們分擔大衛的困苦，打他該打的仗，無疑的，他們在他的王國中得到合宜的賞賜。但是可拉後裔多半是在聖殿和聖殿中的敬拜這一類的屬靈職事上有份，而非在軍事與政治方面，他們多半是有名的守門人、歌唱的和詩篇作者。

守門的

可拉後裔世代代都是忠心的守門人，無論是在會幕，或是後來的聖殿的範圍內。約書亞時代，以利亞撒作大祭司，會幕是在示羅，可拉自己的兒子們（就是他

們父親死的時候存留下來的孩子們，把守著它的入口（歷上九：19-20）。很久之後，當大衛掌權的後期，將利未人分作好些等級（彷彿是撒母耳開始的——歷上九：22），他派四千人作守門的（歷上二十三：5）。其中的四分之三，包括他們的副首領米施利米雅及俄別以東都是可拉的後裔，他們輪班供職。他們守衛聖殿和許多的庫房，並且監管聖殿器具的使用，在聖殿範圍內總共有大小二十四個門需要被把守，米施利米雅負責所有東邊的門，他的兒子撒迦利亞，被稱爲「一個精明的謀士」，負責北邊的門，俄別以東負責南邊的門，只有西邊的門是被另一家族的人看守的——米拉利（歷上二十六：1-19）。從巴比倫被擄歸回之後，守門人的首領是沙龍，一個可拉後裔。他的兒子瑪他提雅是「管理盤中烤的物」爲著獻祭用（歷上九：17, 31）。

謳歌者

希幔，撒母耳的孫子，成了一個有名的歌唱者及音樂家，大衛安排他管理利未支派可拉後裔的三分之一，他在基遍帳幕前的聚會中服事歌唱及音樂的部份。當大衛將約櫃運到耶路撒冷時，希幔與他同樣有名的同事亞薩及耶杜頓，在他們典禮進行中護送約櫃的時候歌唱並響鈸（歷上十五：17-19）。甚至在聖殿被建立以前，大衛就指派這三人帶領讚美的禮拜儀式（歷上十六：41, 42）。希幔有十四個兒子三個女兒，他們都很有天份，而且他們全都歸他們父親指教，在耶和華的殿唱歌

、敲鈸、彈琴、鼓瑟」（歷上二十五：4-6）。蠻大的一個家庭樂隊！

在所羅門獻殿的時候，希幔、亞薩、耶杜頓和他們的「衆子衆弟兄都穿細麻布衣服，站在壇的東邊，敲鈸、鼓瑟、彈琴。同著他們有一百二十個祭司吹號。吹號的、歌唱的，都一齊發聲，聲合爲一，讚美感謝耶和華。吹號、敲鈸，用各種樂器揚聲讚美耶和華……那時耶和華的殿有雲充滿，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職，因爲耶和華的榮光充滿了神的殿。」（歷下五：12-14）

一百多年以後，當三國侵略猶大，約沙法號召全國禁食禱告，在耶路撒冷的特別聚會中，可拉的後裔再一次身列三隊人之一「都起來，用極大的聲音讚美耶和華」，第二天想必他們也都在那些被指派行在軍隊之前的隊伍中，當他們行軍至戰場上歌唱並讚美神，他們的仇敵彼此自相殘殺，以色列只需埋葬死屍，收取豐富的擄物（歷下二十章）。差不多距此一百五十年後，當希西家更新神的約並且恢復聖殿的敬拜（就是他父親亞哈斯所停止的），有兩個傑出的利未人奉派參與，耶歇和示每，他們是可拉的後裔，他們協助潔淨神的殿，並且在歌唱的事奉中迸出一個偉大的復興（歷下二十九：14-15）。希西家也讓可利（另外一個可拉後裔）在祭司與利未人中負起責任掌管發放一切百姓樂意獻與神的禮物。

詩篇作者

有誰能估計，好幾個世紀以來，千千萬萬的人究竟因「可拉後裔」的十二篇詩

篇得到多少祝福，在最受人喜愛的詩篇單子上，其中幾首都該名列前茅，它們都是極其屬靈並且對於靈魂的渴盼、衝突與希望表現出不尋常的深度。以下這些首因它們的標題爲「可拉的後裔」，被認爲係他們的作品：四十二、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八十四、八十五、八十七、八十八。在這些之外，我們也該加上四十三，因爲很清楚它有一部份會是四十二首的，正如在那普通的副歌上顯示的：「我的心哪，你爲何憂慮？……應當仰望 神，因我還要稱讚他，他是我臉上的光榮，是我的 神。」

如果 神沒有顧惜可拉的孩子們，當祂殺戮他們悖逆的父親之時，那麼我們永遠不會有像詩篇四十二首那樣描述人渴慕永生 神的詩，它以「 神啊，我的心切慕祢，如鹿切慕溪水。」爲開始。我們也不會有像詩篇四十六篇那樣具有不動搖之信心的詩：「 神是我們的避難所、我們的力量，是我們在患難中隨時的幫助，所以地雖改變，山雖搖動到海心……我們也不害怕。」也不會有像詩篇四十七篇那樣向 神誇勝的讚美：「祂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

詩篇四十五篇是彌賽亞的詩篇，它預言性暗示基督的榮光，如同國王一般，希伯來書一章 8，9 節引用了這一段經文。也許是一位守門人寫下詩篇八十四篇，他呼吸我 神家中愛的空氣，他能寫出：「寧可在我 神殿中看門，不願住在惡人的帳棚裏。」在詩篇八十五篇我們看到爲著靈性更新，何等懇切的呼求：「你不再將我們救活，使你的百姓靠祢歡喜麼？」如果今日我們之中有夠多的人從心裏發出這

樣的禱告，我們將會看見復興來到。詩篇八十八篇是所有詩篇中最悲哀的，幾乎是一首哀歌，這首詩被認爲係「以斯拉人希幔」的作品，如果這是撒母耳的孫子希幔（他曾在別處被稱爲以斯拉人），那我們得知這位在歌唱及讚美方面甚孚人望的帶領者，因著有十七個兒子、女兒而蒙福的人，在內心是多麼受苦，可是在他的煩惱與掙扎中，他知道要到那兒去。他說：「耶和華啊，我呼求祢，我早晨的禱告要達到祢面前。」

許多人在他們的祖先中有不好的人物，往往隱藏這事實，勝過宣揚出來。爲什麼這些人始終稱呼自己「可拉的後裔」？他們大可沿用其他先祖的名字，比方說受人尊重的哥轄之名。或許他們要表彰 神的恩典，記念祂從坑中提拔他們，那將使他們保持謙卑和感謝，正如「雅各的神」一詞提醒人，神有能力改變人的性格，所以「可拉的後裔」這些字告訴我們人不必因自己的背景感到灰心。

☆

☆（承接 32 頁）

☆

☆

地居民改變了他們的態度，他們的心軟化了，且接受了我們的信息。

我們在這山中工作了將近一年，直到有一天我讀到了一份教會的刊物，裏面說到中國內地會，戴德生（Hudson Taylor）的差會，向主祈求要在兩年內得到二百位新工人，中國內地會，不像其他的差會，不單在共產黨騷動的中部省份有工作，在中國許多地方都有工作。我申請且被接受了時間——是一九二九年的七月——所以我就回家到諾瓦·司各地亞去作準備。

榮耀秀教士自傳

榮耀秀教士

Pearl G. Young

關於我的童年，有兩件事在我的記憶中顯得特別突出。第一，我們全家聚集一堂的喜樂。第二，我們這些孩子對父母親的順服。我是五個孩子中最大的，我們從來不需要離家到外面去尋求娛樂。母親後來告訴我在客廳中（想不到的地方！）我們也同樣可以玩得很愉快，而她雖然在廚房裏，也跟我們一同歡笑著。

我父親是一位忙碌的鄉村醫生，大部份時間都不在家。當我們下課或是放半天假的日子，沒有什麼比我們孩子一起擠在他後車廂隨他同往外出更快樂了。在來回的途中，我們充滿了喜樂，但我相信親愛的爹腦海中却塞滿了他病人的需要。

我希望父母對待我們孩子的智慧。因爹大半的時間都不在家，所以教養的責任多半落在母親的身上，雖然如此，在該如何做的這件事上，他與爹似乎是同一心思的，我知道因為有了這樣的父母幫助我一生多多認識神，愛祂與順服祂。

有一些規則是我們需要遵守的，而我們曉得如果我們不順服就會受罰（通常是打屁股，因母親，顯然地，是以神的話作她一生生活的準則，而當然她知道箴言所說關於訓練孩子的事。）然而我很清楚的記得，最令我不安的，就是每當我們作

錯了事，看到她的傷心以及失望，而這大大的幫助我們順服她。母親從來不會生氣或是提高嗓子，她總是那麼安靜、甘甜，然而却非常堅定。

我記得有一次，妹妹與我當時還在讀小學，不順服她所定的一條規則：就是每當我們放學後，一定要直接回家，如果要到別的地方去玩，要先得到她的許可。那天我們從學校直接到一位朋友家去，直到吃晚飯的時候纔回來。直到現在我還可以看見她站在門口時臉上那傷痛的表情：「你們親愛的小女孩」她說：「你們總是那麼的順服我，為什麼你們這一次不順服了？」我覺得好像我犯了大罪一樣。哦，我多麼羞慚！不必說，那一條規則永不再被違背了。

母親喜歡將她的家及花園弄得很漂亮，但却不因此而妨礙我三位弟弟在那美麗擦得發亮的餐桌上玩乒乓球，或在那大而漂亮的屋前草地上玩槌球。他們所有的朋友都受歡迎。冬天的時候，她許可他們將橡皮管接在廚房的水龍頭上，讓水灌滿屋後的草地以便冷凍後可以溜冰，因此我們廚房的門必須開著，這樣當然，屋子裏變冷了。但是，顯然地，母親認為這是小事，只要孩子們快樂就好了。

母親在十一位弟兄姊妹中排行第九，在她年幼的時候，父親就過世了，因此使她和其他的孩子們不可能有機會接受很正規的教育。然而，因為她有敬虔的父母，且她在年幼的時候就已經清楚經歷了救恩，所以她熟悉並愛神的話，常常反覆背唸著。我幾乎可以聽到她充滿了情感地唸著詩篇第十九篇給我們聽：「耶和華的律

法全備，能甦醒人心——耶和華的訓詞正直，能快活人的心——都比金子可羨慕，且比極多的精金可羨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我多麼受感動啊！「神的話一定是很奇妙的。」我想！她在我們還沒有就學的時候就已開始教導我們讀聖經了。

自我們年幼時，母親就堅持我們上教堂及主日學，從不失誤。若適逢天氣不好，或者遇到大風雪，她的態度總是這樣：「今天人數可能不多，所以我們一定要去。」這就是母親一生服事主典型的作風。若一件事是難作的，那你就更有理由不顧一切地去作。不然，或許這將永不能作好。

在那些年間，我們教會與主日學非常注重背誦聖經，而且我們被教導關於海外宣教的偉大重要性。我們還有兒童差派團，除了了解別的國家的需要以外，我們被鼓勵為這些需要奉獻。可是我們怎樣奉獻呢？爲此，我們想出各種方法賺錢。有時是摘覆盆子——妹妹與我從家出發走了一段很長的路，到林中的空地，花上好幾個鐘頭的時間摘了一大桶的覆盆子，然後疲乏但喜樂地又走了另外一大段路程到鄰居的家賣掉覆盆子賺個一元美金，或是用母親給我們的種子種上些馬鈴薯，或是賣一些自製的糖果。

母親熱愛差會，也渴望福音能被傳到普天下直到地極去，在她的家庭中有三位是宣教士，我父親的家中有兩位，我母親的另外一位兄弟在他出發前死了。對於

他們，耶穌的命令：「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給萬民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不希望母親將我，她的第一個孩子奉獻作宣教士，而在帶領我（當時我還很小）確定地接受了耶穌作我的救主後，便立刻開始裝備我以便順服祂最後的這個命令。除此以外，我從來未曾想要作任何其他的事情。我愛耶穌，而這命令「去傳福音」非常清楚。在我答應祂要作一個宣教士以後，我從來沒有反悔我的奉獻。

曾經有一段時期，在中學的日子，當世界的東西對我還具有些吸引力的時候，我雖然曉得有一天我會成爲一個宣教士，但我想先追求一點「歡樂」，然而主却很信實地對付了我，是這樣的——自從外祖母與我們同住以後，我的那些宣教士阿姨及舅舅們在他們渡假的期間也來與我們住在一起。當時，是母親的大姊，潔西姨母，與我們同住，她是從印度回來渡假的。有一天，她忽然問我一句話：「珍珠，當耶穌來時，你預備好了沒有？」

哦，我覺得驚訝！我一直以爲，理所當然，我已經預備好了，我從來沒有別的念头。我難道不愛主嗎？難道我不在計劃著有一天能往國外去服事祂嗎？但我姨母的問題使我領悟到她懷疑我有沒有預備妥當。我確實地受到了震驚，這就是我所需要的——就是這句問話！然後不久，我的弟弟盧意，十四歲過世了，還有一位親愛的朋友也忽然離世。主藉著這一切領我到了一個徹底奉獻的地步，且完全地從這世界中分別出來。

當我進入大學時，我想攻讀醫科，受了父親作醫生所表現的犧牲精神所激勵，我想作一位醫療宣教士應該是最高的事奉。但是因為我的身體不是很強健，以致爹堅持我放棄這念頭而選修普通的學術科目。對於我，這是一個極大的失望，但是幾年後，當我認識了耶穌是那位偉大的醫生時，我領會了這一切都是祂所安排的。真的，我們的時間是在祂手中，而祂保守那些要遵行祂旨意的人免致錯失了祂的旨意。

在大學的時代，我積極地參加了學生志願運動的各項工作。一九二五年我畢業後在加拿大東部諾瓦·司各地亞的肯城中學執教兩年，然後到紐約的宣道會訓練學院修了一年的特別科目。

在往內克的途中，我順便探訪了我那位住在紐約·布魯克林的舅父坤明·弗烈西爾及他的太太。他們兩位在數年前從非常世俗化的生活中被奇妙地轉變過來，與他們同住的期間使我得到很大的祝福。他們屬於宣道會，那主日與他們在一起的崇拜中，對我是特別的，理由有二：第一，我受了浸，因那主日剛好他們有施浸禮，我小時候在我們長老會中受過「點水禮」，但現在主指示我需要受浸。第二，神藉著當日的信息對我講話。或者，我應該說，藉著信息中的一句話。牧師說我們可以如此的認識耶穌，是大多數基督徒所不認識的。

這句話在我心中引起了一個極大的渴慕。從那個時候開始我纔真正地尋求神，雖然這個渴慕一直到多年後，當我得到靈浸，纔完全地得到了滿足。在我一生中

，常常因著一句話而得到特別的祝福，沒有比這事實更令我意識到在神裏面講話的重要。

由於我大部份的傳道阿姨和舅舅叔叔們都認識並愛戴宣信（A. B. Simpson），且在他的差會，即宣道會裏面工作，所以我希望我也能被那董事會差派到外國去。那個時候神已經很清楚地指示我，我的工場是在中國。

經過一年訓練完畢後，我向他們申請且被接受，但不是要到中國去，他們解釋說當時中國的中部——他們大部份工作的所在地，正受到共產黨的擾亂，以致他們許多宣教士必須撤退。當門戶重開時，那些老一輩的宣教士將是第一批被遣回的，而新的工人可能無限期地等下去。他們問我願意不願意到其他的工場去——最好是非洲或是法屬印度支那。但我知道，主是呼召我到中國去，所以我不能接受。

以後透過學院，我得知一個有需要的國內差會，其工場是在維吉尼亞山區，所以我與另外一位學生就於一九二八年的夏末到了維吉尼亞的斯基特拉克。

我們曉得在那裏我們得過信心生活，而我們歡迎這一點。已經有了一段時期，我是過著信心生活，雖然我從未會告訴過我的家人，因為知道他們定會要負責我的生活，現在我正好繼續這種方式。當諾瑪·德琵與我到達時，在我們中間剛好只有美金一元二毛五分。在以後的一年中，我們的天父以最奇妙的方法供應我們的需要。有時供應比較少，但總有一點東西。

我們的「家」是一棟兩房間的山間小屋，牆壁有洞，是以前居住的人用以射擊他們仇敵的。那地方的景色很美，可是其他的一切真太嚇人了，那地的居民以為我們是政府差派來要偵察他們不法的威士忌酒「儲藏所」的。他們或在夜間向我們的小屋子擲石，或是當他們在路上騎著馬經過我們時故意朝空射擊以恐嚇我們。他們每個人都會騎馬——甚至小孩子們。那裏的氣氛有點野蠻，不久，我們得知那地方充滿了不法的事。我們常常聽到附近發生兇殺案，而這些事情都不了了之。另一方面，諾瑪大半的時間生著病不能離家，所以我只好一個人出門去了。

以後那個地方流行著感冒，主利用這件事打開許多人的心。看來好像所有的人都被傳染了，只除了諾瑪與我，有時一整家的人都同時病倒。

不久，我就發現到許多我可以幫忙的地方——為他們預備食物，擠牛奶，餵養他們的馬。有一次，我聽說在一個穀倉裏有一條大蛇（在斯基特拉克，我們看到好多的蛇）。他們許可這條蛇留在穀倉裏，據說是為了吃老鼠，當牠死後，我看到——像我的手腕一樣粗，有六、七呎長。有一次，為要探望一位女病人，我需要渡過一條大河。而我所知道的唯一途徑就是走過一條沒有欄干的鐵路橋，在枕木之間有空隙，你可以遠遠地看到下面的河流。

對於這一切所有的經歷，主照著祂所應許的供給我們夠用的恩典。漸漸地，那

（續接25頁）